

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

梁建东 章 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

梁建东 章 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梁建东,章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7

ISBN 978-7-5426-3939-4

I. ①埃… II. ①梁…②章… III. ①威尔逊, E. (1895~1972)—人物研究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8908 号

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

著 者 / 梁建东 章 颜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8.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39-4/I·625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获得以下项目资助：

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金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课题：

埃德蒙·威尔逊文学批评研究，HNSK(B)12-39

序

季 进

任何一位熟悉西方现代批评史的人，都会对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心怀敬意。威尔逊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以其独特、庞杂而丰富的论著，在美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树立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标高。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他一直是一位主导美国文学界的批评家，也是一位时代的记录者和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视野宽阔，眼光独到，坚守人文理想，既关注文学问题，也关心社会问题，广泛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各个学科，还出版过小说诗歌，甚至考古报告。美国学界对他的赞誉可谓不遗余力，他的老师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称他为整个时代最聪明最具穿透力的评论家；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视之为“时代的道德和学术的良心”；哈利·列文(Harry Levin)称他为“最后的美国文人”；利昂·埃代尔(Leon Edel)盛赞他“以真挚的人道精神和杰出的新闻文体，丰富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超越时代和地理局限向世界发言”。2005年，威尔逊诞辰110周年之际，《纽约客》杂志特地邀请哈佛大学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教授撰写了长篇特稿《埃德蒙·威尔逊与美国文化》，全面评述和高度评价了威尔逊对美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巨大贡献。

可惜的是，国内对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关注与研究远远不

够。大家一窝蜂地去谈论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潮批评,对威尔逊这样的老派批评家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略了。他的著作至今只有三部介绍到汉语世界,也少有人来专门研究威尔逊的批评思想。这与威尔逊对美国和世界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所获得的声名相比,实在不成比例。以我的观察,国内对威尔逊的忽略,可能与其社会批评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有关。其实仔细阅读威尔逊的著作,就很容易看出,他并不是毫无选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认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信仰,把人、文学、文化和历史当作是社会的产物,他明确拒绝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对威尔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威尔逊既不是简单的社会批评,更不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不同于囿于文本形式的新批评,所以韦勒克才说,“作为大众批评家他主宰了二十世纪初叶,那种掷地有声是任何新批评派人物所无法比拟的”(《近代文学批评史》)。

我最早读到的威尔逊著作是1993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后来又读到赵一凡的《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从此对威尔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4年哈佛访学一年,在North Quincy的租住小屋里,兴味盎然地读了一批威尔逊的书信和日记,沉浸于那一代美国文人的心灵世界,无限神往。我搜齐了威尔逊的主要著作,私心里很想好好研究一下威尔逊以及那一代批评家。可惜限于识力和精力,这个计划一直没能进行,成为我心心念念的美好愿望。2005年,我主编“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时,毫不犹豫地威尔逊的名著《阿克瑟尔的城堡》列入第一批目录,并请到了我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念欣教授翻译,2006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也算略略弥补了心中的

遗憾。

也是因为我的私心，梁建东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首先就想到了威尔逊研究。建东曾在深圳大学师从张晓红教授，接受了比较好的西方文学理论的训练，对古典哲学和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翻译过一本历史著作《斯巴达人》。我看得出他有强烈的好古之心，这在今天这个“唯新”的时代可谓难得。我建议他读读埃德蒙·威尔逊，如果可能的话，完全可以把威尔逊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对象。我对他说，要想更为深入地研究美国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史，威尔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由此进入美国文学史、批评史的研究，也可以以威尔逊为线索来探寻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历史潮流中的漂泊起伏。这一研究无论对于学者个人，还是对于中国批评界，可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东读了《阿克瑟尔的城堡》之后，果然爱不释手。威尔逊对文学的关注跳出了狭隘的文学史和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束缚，从一种“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模塑的历史”的独特角度来实践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学批评。建东认为这种新颖的角度更多地关注文学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学想象与作家、读者和世界的复杂关系，因而具有一种思想史写作的倾向，这很符合他一直以来对思想史的浓厚兴趣。

建东很快就下定决心以“威尔逊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动员各种关系，从海内外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搜集了与威尔逊有关的各种研究资料，几乎做到了我所要求的“资料见底”，这为他的研究与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最初的想法是全面论述威尔逊与美国现代文化的关系，可是真正进行起来，却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论文就将论述重心放在了威尔逊二三十年代的文学

批评与社会活动上,以《阿克瑟尔的城堡》、《伤与弓》、《光明的彼岸》、《经典与商业作品》以及一些日记、杂记和书信集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探讨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文学的困境与突围、文学与政治的合谋与冲突以及文学写作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梳理威尔逊的日记、笔记和书信与威尔逊的个人心灵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给予深入的论述。建东试图以威尔逊的方法来研究威尔逊,即努力去观察这位批评家个人的意念与想象是如何被环境形塑的,希望由此获得对威尔逊文学批评的真切理解。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老师的一致好评,答辩决议认为:“论文以威尔逊前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学语境中加以系统考察,对威尔逊的批评活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评述,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威尔逊批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威尔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等重要问题,颇多真知灼见,将埃德蒙·威尔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论文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外文资料,材料丰富,论据充分,引证严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显示了作者很好的学术功底和独立科研的能力。”现在,根据博士论文修改充实而成的专著《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终于出版,作为导师,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建东个人学术生命的重要起点,也是我们三年彼此切磋、教学相长的美好师生关系的一个见证。

借此机会,我想再谈谈对威尔逊的一些理解和感受。埃德蒙·威尔逊深受英法文学传统的影响,一生写下过大量的著作、日记和报道。一战后他先后在美国著名的刊物,如《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纽约书评》上担任专栏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具影响的文章,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批评界的影响罕有其匹。我特别钦佩的是威尔逊“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骥驥于

牝牡骥黄以外”(钱锺书《管锥编》)的敏锐卓识。当年 T. S. 艾略特的《荒原》刚刚在《日晷》杂志上发表,艾略特还没有出版带有注释的单行本,威尔逊就写出了美国第一篇关于《荒原》的评论给予高度评价。二十年代末,当美国人对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和作家(叶芝、瓦莱里、普鲁斯特、乔伊斯、斯泰因、兰波等人)还在争论或根本不加理会的时候,威尔逊就对《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作品作出了精妙而清晰的分析,后来结集而成的《阿克瑟尔的城堡》也成为研究西方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威尔逊写这些评论时,一无依傍,也无从依傍,完全出自作为一个评论家对文学的敏感,无数有名或无名的作家因为威尔逊的评论而声名鹊起,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艾略特、乔伊斯等人更是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巨星。这恰恰再次印证了钱锺书的一段话:“谈艺之特识先觉,策勋初非一途。或于艺事之弘纲要指,未免人云亦云,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一经标举,物议佥同,别好创见浸成通尚定论。”(《管锥编》)

威尔逊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位卓越的实践批评家,或者说是萨义德所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威尔逊曾积极参与 20 世纪早期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为了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他周游美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在三十年代更是前往苏联探寻共产主义之路。他在二十年代创作的小说《我想起了黛茜》里就提出艺术家应该走出小圈子,去拥抱更大的生活世界,而三十年代的《阿克塞尔的城堡》和《伤与弓》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艺术是服务于生活的、观念是应该转化为行动的。在四十年代的《走向芬兰车站》中,他将这一主题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并作了宏大、精彩的阐发。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开始涉猎世界文明研究,并身体力行,远赴加拿大、欧

洲、海地、以色列等地进行田野考查，写下了《死海古卷》、《俄国之窗》、《向易洛魁克人致歉》等著作，获得了广泛赞誉。在长期的文学生涯当中，威尔逊作为一位批评家所作的最为杰出的工作就是坚持将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将生活与历史联系起来。他的批评以其独立和自由的立场而彰显出独特的个性。威尔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写下了二十多部著作，记录了他对美国文化各个层面的思考，其中涉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统和价值观的重建，二十年代“镀金时代”下的精神空虚和价值混乱，1929年后经济大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普遍百姓尤其是美国工人的悲惨的生活状况，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四十年代对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图景的描绘，五十年代对基督教起源的怀疑，六十年代对美国霸权的批评以及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抨击等等，不一而足。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赵一凡非常看重威尔逊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把威尔逊当作现代美国人的标本和模型，跟踪他的思想万里云游，把握美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来的天路历程，或曰“思想变形记”（《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

当然，威尔逊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思想批评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文学批评家。整个三十年代，威尔逊曾经一度放弃纯粹的文学批评，开始对社会批评和历史研究产生强烈的兴趣，这背后折射出面对美国文化传统遭遇历史挑战时威尔逊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焦灼。正如建东所说，从“阿克瑟尔的城堡”走向广阔的社会，这个过程就像是威尔逊一生的隐喻：只有行动着的人才可能从历史走向未来。但是，威尔逊对社会与历史的兴趣，从来没有影响他对文学的信仰，从来没有放弃为文学的辩护。在他社会历史批

评的背后依然活跃着文学的身影,而从社会、历史、政治等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所作的社会性意义的阐释,也显然更为深刻,更为丰富。这样的立场使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与众不同,他总是以作家为中心,注重对作家生活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分析,“关注作家所处的社会和文学语境、文本对现实的反映、读者的作用和要求以及书籍的生产、流通等情况。社会和文学的语境始终都会摆在评论最为显著的位置,而个人的出身背景、阅历则构成了论述的背景”。他的文学评论透彻、优雅,对文学的臧否成为他追求的核心。正如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文中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能够识别优劣,分辨一流与二流。我们否则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或作家享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他似乎不太关注同时代的理论家,除非他们本身就是作家。他将批评也视为一种文学形式,对那种高头讲章式的著作(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著作)避之唯恐不及,除非这些著作具有文学的或想象的力量,所以他欣赏马克思而不是韦伯,喜欢奥威尔而不是汉娜·阿伦特(《埃德蒙·威尔逊与美国文化》)。威尔逊的批评文字有着难得的可读性,呈现出一种直接、有力而清晰的散文风格。他的写作也带有鲜明的文学品质,常常在不经意中,以生动的故事性叙述,展现作家作品或文学事件所能带给读者的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可以说,他是美国文坛少见的既是文章好手又是优秀批评家的一个奇才。

《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主要关注的是威尔逊从事文学批评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声名也最为煊赫的前三十年的文学批评(他后期《爱国者之血》等著作,也因此未能加以讨论),以他每个十年中发表的重要著作为基础,来探寻他在战争、经济、婚

姻和自我的危机中如何始终坚守理性与人文，在浮华、技术和势利的冲击中如何保持对文学与人性的希望。我们只读威尔逊的著作，很难想象威尔逊的个人生活几乎是乱七八糟，乏善可陈。路易斯·梅纳德专门谈到，威尔逊穷困，酗酒，肥胖，气喘，他有三个孩子，来自三段不同的婚姻，他总是从一个租住地搬到下一个租住地，疲于应付，陷入困顿。1946年，以赛亚·伯林第一次见到威尔逊，那时他已经51岁，“体格粗壮，面色红润，大腹便便，活脱脱一个胡佛总统”。别看威尔逊文思泉涌，笔锋犀利，可是在课堂上或公开场合，他却是讷讷无言，笨嘴拙舌，动手能力更不行，甚至不会开车。当然，威尔逊对感情生活倒是无比投入，性似乎是他唯一感到掌控自如的方面（《埃德蒙·威尔逊与美国文化》）。可是就是这样一位频频陷于婚姻、经济和生活危机中的威尔逊，却始终坚守着人文的立场，怀抱着人性的希望，引领着文学的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威尔逊的魅力正来自他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和洞察，这成为支持他终生从事批评的坚韧的精神力量。他在《文学的历史解释》一文中说，“无论在历史、哲学还是诗歌上，人类每一次心智的胜利都给我们一种深深的满足：我们的混乱之痛被治癒了，那些难以理解的事件给我们的重负也被解脱了”。威尔逊的文学批评所传达的正是这种“解脱”所带来的快乐。威尔逊是幸运的，早在他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斯文”尚存，他的心灵能够同时受到古典理性与现代知识的润泽。他承续了一种悠久的传统，也肩负了与美国知识分子一道应对新世纪挑战的重任。从埃德蒙·威尔逊身上，我们仿佛能够呼吸到二十世纪美国绵长浓厚的人文气息。

正如书中所言，威尔逊从来都不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始终坚定而独立，无论是对文学还是政治都是如此。他可以

欣然接受一切新兴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只要它们有助于人类理解世界和自身；他也会严厉批评那些正在勃发的新兴理念或运动，如颓废的现代主义和冒进的激进主义，只要它们伤害了个人的自由与责任。同时，他交游广泛，对朋友真诚而天真有时也会幼稚，但这无损于他与二十世纪西方最为杰出的知识头脑的交流与沟通。他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纳博科夫、以赛亚·伯林等人的交往更是成为美国甚至西方20世纪文学史上的佳话。只要阅读他的文章、书信和日记，我们几乎可以一窥过去一个世纪美国乃至欧洲思想风云的激荡起伏。也因为如此，威尔逊在美国知识界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存在，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他总是以一种学术的真诚和历史的完整性来看待文学研究，同时将文学的阐释和批评加以通俗化。威尔逊的批评风格不是修辞性的而是论述性的，在庞杂而丰富的评论中，以其不可思议的深广与敏锐，寻找各种文学和社会问题的答案。当他以娴熟的技巧深入到各种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中的时候，威尔逊从来不会放弃对文学意义的把握，并避免陷入极端立场的泥淖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威尔逊始终相信表达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可以影响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建立于深厚的人文主义信仰之上。今天重读埃德蒙·威尔逊，或许也是医治当前文学批评界浮躁之风的一味良药。

是为序。

2012年6月8日风雨大作，于狮山

前 言

毫无疑问,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其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是一个以传统文士自居的人,从不愿意屈从于各种体制化的生活,年轻的时候曾因社会问题对政治解决的途径发生兴趣,终而对政治现实失望,又回复到他青年时期对纯文学的专注。^①从二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他都是一位主导着美国文学界的批评家,除此之外,他还被认为是一位时代的记录者、研究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学家、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以至于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称他是“时代的道德和学术良心”,^②哈利·勒文(Harry Levin)称他为“最后的美国文人”,^③1955年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授予他“评论金奖”,盛赞其为“当代的爱默森”。^④

威尔逊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名为红岸(Red Bank)的小镇,其家庭有着深厚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背景,父亲老埃德蒙·

① 梯姆:《爱德蒙·威尔逊:一位地道 intellectual 的写照》,《读书》,1989年07期,第212页。

② Daniel Aaron. Introduction, Edmund Wilson. *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 - 197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p. XV.

③ Harry Levin. *Memories of the Moderns*. London: Faber&Faber, 1980. p. 84;也可参见王佐良:《中楼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④ 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哈佛读书札记(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96页。

威尔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律师和法官，曾经担任过新泽西州的司法部长，但却在盛年时期突患严重的精神疾病，抑郁而终。小威尔逊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学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希尔学校”(Hill School)，师从阿尔弗雷德·罗尔夫(Alfred Rolfe)学习希腊语和希腊文学，这种古典教育对他影响至深。后来他进入了以文化保守著称的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学习法国和意大利文学，与天才作家菲茨杰拉德是同学。高斯对他影响很大，也是他终生的良师益友，他们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和友谊，他的第一本评论文集《阿克瑟尔的城堡》就是献给这位老师的。

大学毕业后，威尔逊于1917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返回美国后开始担任一些报刊的文学记者，在二三十年代担任过《名利场》(*Vanity Fair*)和《新共和》(*New Republic*)等杂志的编辑，并在1942年之后成为了《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书评家。威尔逊的一生既关注文学问题，又关心社会问题，写作的题目涉及面极为广泛，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科学几乎无所不包，他写社论、诗歌、短篇小说，甚至还写过考古报告。威尔逊对材料和文本有着天生的敏感，对于历史、文学文本的解读禀赋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青年时代对于欧洲文学的爱好上。他对法国文学尤其挚爱，而他之所以后来成为批评家大概也与此有关，其晚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似乎可以印证这一点：

我想，我最初是在父亲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要成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动机，我当时大约十五岁……确切地说这个动机是我在那里读到了泰纳的《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之后才形成的。^①

他的写作在一开始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批评家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的影响。布鲁克斯擅长于进行分析性的文学批评,常常在写作中将文学批评跟政治分析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当时美国的进步事业。他始终认为批评家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场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把美国社会从一种商业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转变为实现共和国创建时期所宣示的民主和平等的理想文明。^② 这非常符合年轻的威尔逊的趣味和追求,他特别称赞布鲁克斯在1920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吐温的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在此书中布鲁克斯认为马克·吐温一生都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原因就在于他始终留在美国,从而导致其创造力的萎缩。但到1925年早期的时候,威尔逊开始意识到布鲁克斯在文学史写作上的一个重要不足是过于关注美国的代表性作家,而忽略了对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的研究。^③ 几年之后,他将布鲁克斯置于桑克提斯(De Sanctis)和泰纳所代表的大陆历史批评的传统中,而这个传统与阿诺德、森兹伯里和艾略特(T. S. Eliot)所代表的英国批评传统是相对的。^④ 威尔逊对英法两种批评传统都非常熟悉,但并不全盘接受,在他看来法国的文学批评传统

① Edmund Wilson. *The Bit Between My Teeth: A Literary Chronicle of 1950 - 1965*.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5, p. 1.

② 范怀克·布鲁克斯:《华盛顿·欧文的世界》,林晓帆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序言”,第3页。

③ Edmund Wilson. *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 - 197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p. 60.

④ Edmund Wilson. *The Bit Between My Teeth: A Literary Chronicle of 1950 - 1965*.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5, pp. 554 - 556.

太过于关注社会和观念，而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而十九世纪英国的阿诺德式的社会批评则因为其道德功利化的倾向也有值得修正的地方。事实上，威尔逊将他这两种传统的了解融汇到了自己的文学批评当中，然后在美国更为大众化的批评领域中加以实践：

从他的文学素质来剖析，他更属于欧洲大陆的学派，溯其源可以起自古希腊与拉丁语系的经典著作，而文艺修养又多追随法意流派；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受的这方面熏陶，颇为根深蒂固，致使他养成在美国文坛傲视同辈一切的习惯。他评论美国问题时，总离不开以欧洲水准来衡量，但又能突出美国特色而不附和西欧传统。^①

除此之外，与威尔逊的文学批评有着紧密联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了，他曾专门写过一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的文章。尽管他拒绝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的意识形态，但却从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始终把人、文学、文化和历史当作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对于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对人类文化的真理的追求，而他后来之所以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原因也在于此。

在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事业当中，三十年代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十年。在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他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的开拓性研究，出版了《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 1931年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此书中他考察

^① 仲子：《三十年的文学笔记》，载《读书》，1988年第1期，第142—143页。